

乾

隆

鄞

縣

志

鄞縣志卷十三

人物

宋

樓鑰字大防隆興元年試南宮策偶犯舊諱知貢舉洪遵
奏得旨以冠末等投贄謝諸公考官胡銓稱之曰此翰林
才也爲敕令所刪定官修淳熙法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爲
中祀鑰曰乘輿臨幸於先聖則拜武成則肅揖其禮異矣
可鈞敵乎歷宗正寺丞出知温州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
變且復起邑令捕數人歸於郡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
則惑民編隸其爲首者而驅其從出境民言遂定光宗嗣
位召對奏曰今之網密甚矣望陛下軫念元元以設禁爲

不得已凡有剝意增益者寢而勿行所以保養元氣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代言坦明得制誥體繳奏無所回避禁中或私請帝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刑部言天下獄案多所奏裁中書之務不清宜痛省之鑰曰三宥制刑古有明訓力論不可會慶節上壽扈從班集乘輿不出已而玉牒聖政會要書成將進重華又屢更日鑰言臣見嘉王日趨朝謁恪勤不懈竊料壽皇望陛下之來亦猶此也又奏聖政之書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要是成淳熙末年之書幸速定其日無復再展以全聖孝於是上感悟進書成禮試中書舍人俄兼直學士院光宗內禪誥書鑰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薦

紳傳誦之遷給事中乞正太祖東嚮之位別立僖祖廟以代夾室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藏其中祫祭卽廟而饗從之朱熹以忤韓侂胄除職與郡鑰言熹鴻儒碩學陛下閔其耆老當此隆寒立講不便何如俾之內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不報趙汝愚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也直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其持論堅正嘆曰吾於是大過所望矣彭龜年攻侂胄除郡鑰奏乞畱龜年於講筵龜年竟去鑰遷爲吏部尙書尋知婺州移寧國府告老至再許之侂胄以鑰不附已深嫌之侂胄誅起爲翰林學士時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陛循舊班諦視鑰曰久不見此官矣時和好未定金求韓侂胄函

首鑰言姦兇已斃之首又何足惜詔從之趙汝愚之子崇
 憲奏雪父冤鑰乞丐赴師召之罪重蔡璉之誅毀龔頤正
 續稽古錄以白誣謗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升同
 知進參知政事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除資政殿大學
 士提舉萬壽觀嘉定六年薨年七十七贈少師諡宣獻鑰
 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宋史本傳子淳字質夫官至屯田郎
 中文行皆能世其家寶慶志孫扶字叔茂知秦州及邵武軍
 能詩延祐志

案周密絕妙好詞延祐志皆作扶字攷攻媿諸孫
 名皆從木旁餘姚縣有扶所撰圓通殿記石刻作
 扶今改正

袁燮字緜叔生而端粹專靜乳媪置槃水其前玩視終日
夜卧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入太
學登進士第調江陰尉浙西大饑常平使羅點屬任振恤
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而以居民分布
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爲都合都爲鄉合鄉爲縣
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爲荒政首寧宗卽位以
太學正召時朱熹諸儒相次去國燮亦以論去自是黨禁
興矣嘉定初召主宗正簿遷司封郎官因對言陛下卽位
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
顯言其姦以罪而去權臣遂根據幾危社稷陛下追思龜
年之忠蓋嘗臨朝太息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常有

此心急聞剴切崇獎朴直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天下
何憂不治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臣
退與朝士言之莫不稱善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
猶昔也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輝光旁
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不辨矣累遷國子祭酒
秘書監延見諸生必勉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聞者悚然
有得兼崇政殿說書除禮部侍郎兼侍讀時史彌遠主和
變爭益力臺論劾變罷之以寶文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起
知溫州進直學士奉祠以卒變初入太學陸九齡爲學錄
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亦皆在學以道義相切磨後見九齡
之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指乃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

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之曰

絜齋先生後諡正獻子甫自有傳

宋史本傳

沈煥字叔晦自定海徙鄞始入太學與臨川陸九齡爲友
一日盡舍所學以師禮事焉務本趨實不自矜衒乾道五
年舉進士授餘姚尉揚州教授召爲太學錄以所躬行者
淑諸人蚤暮延見學者孜孜誨誘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
序立庭下帝偉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勸其
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
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言路以爲訕已請黜
之在職才八旬而去後充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高宗山
陵百司供給不暇煥亟言於安撫使鄭汝諧曰國有大戚

而臣子安樂自如安乎汝諧屬煥條奏移書御史請明示
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重則芟舍非食自安不煩彈
劾而需索絕矣於是支費頓減改知婺源以薦通判舒州
閒居雖病猶不廢讀書拳拳然以母老爲念善類凋零爲
憂卒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
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
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
以言學追贈直華文閣特謚端憲宋史參
延祐志煥大父子霖貢
辟雍調博羅主簿無仕進意號逍遙翁父銖以明經爲鄉
里師嘗問道於焦公路義方之訓尤嚴少子炳師陸九淵
務窮性理趙汝愚以遺逸舉之史浩使子弟師之固窮終

其身寶慶志

王茂剛居林村刻意讀書足迹未嘗妄出尤邃於周易沈
煥通判州事嘗訪之其見趣絕出於傳注之外氣象嚴重
窺其所得蓋進而未已也延祐志

趙善待字時舉濮安懿王五世孫擢隆興元年進士第知
江陰縣兼市舶務未嘗私買一物高麗之至者初止一艘
明年六七焉曰吾聞長官清正所以來遷通判吉州遂知
岳州陞辭曰言江西旱傷秋苗減放矣督隨苗錢如故無
所從出必斂於民禁之便孝宗曰卿言是也無母安得子
乎又言新制宗子取解減舊額十之七非祖宗勸誘之意
請視太學國子監取士法而稍優之孝宗嘉納以征稅事

忤湖南帥罷還主管冲祐觀淳熙十五年卒子汝述兵部

侍郎兼同修國史汝達知婺州汝遇監登聞檢院汝适通

判臨安府四子繼踵登科人以爲榮

黎齋集

沈文彪以奧學峻行與楊簡爲忘年交嘗別築亭館招簡

講學其中命子民獻壻劉厚南執經座下更相問難自號

清遐居士

九靈山房集

孫枝字吉甫父允從鄉先生沈銖學學以眞實爲本教授

鄉校者十年枝與銖之子煥亦相友善又登朱熹之門學

問益精粹袁燮曰初謂子善爲文不意造理乃爾寧宗卽

位上書極言天下大計不見省嘉定七年與子起予同登

進士第允時尙無恙郡守程覃表其里曰重桂鄉人榮之

枝卓邁有知畧自秦隴荆湘達於淮海凡險要阨塞若指諸掌於邊事軍謀尤練習淮帥延致幕府枝以祿不及親辭不就起予爲昭武參軍郡卒謀於庭起予往諭之卒羅拜曰孫司戶清廉官不得犯入朝爲監察御史至太常少卿次子願質紹定五年進士第後中教官科終工部侍郎願質子壽知臨海縣奉母在官元兵至母子俱蹈難死丞相葉夢鼎尙書王應麟嘗以文章政事薦之

至正續志

陳居仁字安行興化軍人父膏娶明州汪氏女因家焉鄞僧王法恩謀逆事覺或請屠城膏方爲御史力論多殺非聖世事脅從者悉寬宥之官至太府少卿居仁紹興二十一年舉進士秦檜與膏有故有勸以一見可得美官居仁

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魏杞以宗正少卿使金辟居仁幕
下時金兵駐淮北人情恟懼居仁上馬從容舉酒屬杞天
寒且醕此觴觀者壯之杞秉國柄居仁未嘗求進虞允文
欲與論兵謝不能退而貽書謂有定力乃可以立事若徒
爲大言終必無成事成亦旋敗允文爲之色動徙主軍器
監簿進秘書丞入對論陛下獎進武臣深得持平救偏之
道然未必得智謀勇畧之士或多便佞輕躁之徒將復有
偏勝之患帝嘉納權禮部郎官嘗言臺閣宜多用明習典
故之士帝問其人以李燾莫濟對居仁力請外乃知徽州
植二表於庭有輸納中度而遭抑退者抱所輸立表下親
視之人無留滯吏不能措手輸稅者恒裹贏以歸秩滿邦

人挽留由間道始得去入對請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
又言歸正忠順過於優渥而遇戰士反輕此曹出萬死策
勳今老矣添差已罷廩稍半給至甸于市軍士解體乞加
優恤帝覽之嘉歎會駕大閱白石卽命再添差兩任衣糧
全給三軍爲之呼舞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居仁
親視案牘得誣枉者七人疏其寃狀上之帝曰居仁精審
尙復何疑詔以旱求言居仁乞命公卿務行寬大遷起居
郎兼權中書舍人泛恩濫賞封繳無所避因言恩惠不及
小民名爲寬逋負實以惠頑民耳名爲赦有罪實以惠姦
民耳願盡放天下五等戶身丁四等戶一半從之安定王
子彤乞封妾爲夫人居仁繳奏帝喜謂有補風教又言陛

下親細故而忽遠猷事末節而忘大體願舉綱要以御臣
下省思慮以頤精神權直學士院帝曰內外制向委數人
今陳居仁一人當之不見其難以集英殿修撰知鄂州築
長隄扞江新安樂察以養貧病之民進煥章閣待制移建
寧府歲餼出儲粟平其價弛逋負以巨萬計代輸畸零繭
稅有因告糴殺人者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釋之將覆
出爲惡遂誅之鎮江大旱又移守鎮江請以緡錢十四萬
給兵食閒遣糴運于荆楚區畫有方所存活數萬計改知
福州入境有饑民嘯聚部分牙兵遮擊之首惡計窮自經
死治宗室之暴橫申蠱毒之舊禁進華文閣直學士提舉
太平興國宮卒居仁風度凝遠處已應物壹以誠信臨事

毅然有守所至號稱循吏皆立祠祀之子卓有傳

宋史本傳

豐有俊字宅之稷四世孫父誼仕至吏部郎中有俊登紹

熙元年進士沈煥其妹壻也因與陸九淵遊官通判南昌

府歲大疫親歷衢巷撫視給醫藥創立東山書院造士之

法甚備知建昌軍設義倉以濟民擢淮南安撫使知揚州

金人南侵力戰却之改守鎮江卒官僚屬賻之得歸葬

據齊集及全祖望湖語注

少時登青樓偶見小倡疑故人女累日之酒

罷女入曰豐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女豐曰汝且退豐

與臨安尹王佐有契明日以白尹且云某僅有錢百千從

公更貸二百千嫁之尹嘉其誼即取入府厚奩具擇良士

嫁焉

行營雜錄

樓昉字暘叔與弟昞俱以文名少從呂祖謙於婺其文汪洋浩博宜於論議援引敘說小能使之大而統宗據要風止水靜泊然不能以窺其渙故其從學者凡數百人最顯者鄭清之應係鄭次申趙與懽善章表李璧黃裳爲侍從所爲文俱出昉手嘗編歷代文章爲一編業進士者咸誦之宋世鄞士善論策台越進士歲率數十人來相從繇昉始守興化軍以卒清之既相追贈直龍圖閣率其子弟祭於墓復立甬東書院

延祐志

余端臣字正君精毛氏詩學宗慶源輔氏以溯朱子之傳爲太學生歸教授於鄉從遊者百餘人若王文貫其最著者慈谿黃震奉化汪元春俱私淑其學遠近宗之稱爲訥

菴先生 成化志

王文貫字貫道蚤嗜學與鄉先生余端良游 成化志 作端臣 魁太

學公試登寶慶二年進士教授真州除宗學諭弟宗道與

兄同領鄉薦亦進士第文貫精毛氏詩說以輔氏為宗從

遊常數十人奉化汪元春慈谿黃震俱以議論政事稱于

時文貫由是名益著 至正續志

案至正成化二志俱以宗道為文貫之弟惟奉化

志以為時敘子誤也

歐格字正子慶元五年進士與慈谿張慮為友慮自以為

不及也為太常丞謚周敦頤曰元程顥曰純程頤曰正作

議上之久在郎署家貧願得補外史彌遠靳不與久之微

有怨語彌遠蹙額曰臧君骨清非守土相吾遲遲不外除
誠愛臧君今若是以鄉里旁郡與之遂守台州迓吏至門

果卒

延祐志

史彌忠字良叔進士第初爲鄂州咸寧尉官滿歸里橐中
裝視之官時良多其父慚怒彌忠懼召里人畢集悉發篋
以示皆書帙也監文思院門以楊簡薦宰廬陵有能名後
守南安會盜甫平爲政尙安輯蠲白撰錢以便民守吉州
治如南安蠲田租十有八萬闖寇大作提舉福建常平鹽
茶事薦陳韓爲招捕事定功賞一不受真德秀遺書美之
時從弟彌遠久在相位數勸其歸年未七十首乞致仕後
子嵩之爲丞相果除資政殿學士贈少師諡文靖初爲尉

咸寧趙方尉蒲圻己酉歲嵩之生庚戌歲方亦生子葵南

家持羊酒相賀日者云二尉子皆極貴後皆爲丞相延祐志

史彌堅字固叔浩之幼子以軍器監尹臨安兄彌遠入相

以嫌出爲潭州湖南安撫使平湖寇羅孟傳守建寧行義

倉法真德秀紀其政績守鎮江力薦劉宰於朝以兄久在

相位數勸歸不聽遂食祠祿於家十六年以資政殿學士

卒諡忠宣吳泳行詞有云在熙寧則不黨於熙寧如安國

之於安石在元祐則不趨於元祐如大臨之於大防延祐志

史彌鞏字南叔彌遠從弟也好學彊記入太學升上舍時

彌遠柄國寄理不獲試淹抑十載始登進士第李塹開鄂

閩辟諮幕府事壽昌戌卒失律欲盡誅其亂者乃誅倡者

一人軍心感服端平初入監都進奏院轉對有護蜀保江之奏嘉熙元年都城火彌鞏應詔上書謂天倫之變世孰無之洪咨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謂雪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死非陛下之本心其言深契聖心耳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魄於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出提點江東刑獄歲旱饒信南康三郡大禱俾釐戶爲五甲乙以等第振糶丙爲自給丁糴而戊濟全活百餘萬口徼民操戈劫人財逮捕法曹以不傷人論罪彌鞏曰持兵爲盜貸之是滋盜也推情重者僂數人一道以寧饒州兵籍溢數請汰冗兵令下營門大譟呼諸校謂曰汰不當許自陳敢譁者斬咸叩頭請罪諸營帖然廩給亦

大省召爲司封郎中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旬祠遂以直
華文閣提舉崇禧觀里居絕口不道時事卒年八十真德
秀嘗曰史南叔不登宗袞之門者三十年未仕爲其寄理
已仕則爲其排擯嶢然不污有如此子甯之能之有之胄
之俱進士

宋史本傳

史璟卿彌忠之孫也嵩之當國嘗以書諫之曰伯父秉天
下之大政必辦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
之大功比所行寢不克終用人之法不待舉削而改官者
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敘理者有之丁艱未幾而遽被起
復者有之借曰有非常之才有不次之除醜恩異賞所以
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運籌帷幄獻六奇之策而

得之乎抑亦獻賂幕賓而得之乎果能馳身鞍馬效一戰之勇而得之乎抑亦效鬻奴僕而得之乎徒聞包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壞於今日也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匱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一則督府二則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別之傑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捐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饑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於沅湘

搖蕩於鼎澧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荆湖之路稍警則江淞之諸郡焉得高枕而卧况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則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蓋早爲圖之上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雙親朝夕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績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強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其討賊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優游菽水之養其可得乎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勳臣之列而乃廁於蔡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於地下乎人謂禍起蕭牆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

爲伯父苦口極言爲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
在野之君子相與改弦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
之桑榆矣如其視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革天下大勢
駸駸日趨於危亡之域矣伯父與璟卿親猶父子也伯父
無以少年而忽之則吾族幸甚天下生靈幸甚我祖宗社
稷幸甚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

宋史史
嵩之傳

趙善湘字清臣父不陋從高宗渡江聞明州多名儒徙居
焉善湘慶元二年舉進士知建康府李全犯淮東加江淮
制置使許便宜從事趙范趙葵進取選諸子屯寶應以從
范葵亦讓功督府善湘季子汝楨丞相史彌遠壻也故奏
報無不達進端明殿學士與執政恩例官至觀文殿學士

致仕卒

宋史本傳

袁韶字彥淳淳熙十三年進士嘉泰中爲吳江丞蘇師旦恃韓侂胄威福撓役法提舉常平黃榮檄韶覈田以定役師旦密諭意言吳江多姻黨倘相容當薦爲京朝官韶不聽師旦諷言者將論去未幾師旦敗改知桐廬縣桐廬多宗室持縣事無有善去者韶始至絕私謁莫敢撓錢塘岸歲爲潮齧率取石桐廬韶言廟子山有石不必旁取鄰郡遂得永免嘉定四年召爲太常寺主簿父老旗鼓蔽江以餞至於富陽泣謝曰吾曹不復輸石矣後爲右司郎官接伴金使使者索歲幣語慢甚韶曰昔兩國誓約止令輸燕不聞在汴使者語塞十三年爲臨安府尹幾十年理訟精

簡道不拾遺里巷爭呼爲佛子紹定元年拜參知政事胡夢昱論濟王事當遠竄韶獨以夢昱無罪不肯署文書李全叛揚州告急史彌遠懲韓侂胄用兵事不欲聲討韶與范梈言於彌遠曰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卞整崔福皆可用適福至韶夜與同見彌遠言福實可用彌遠從之遂討全端平初奉祠卒年七十有七累贈太師越國公韶父昇爲郡吏給事通判廳勤謹無失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之往臨安置妾旣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綵飾之間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父歿家貧鬻妾以爲歸葬計耳卽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汝徐曰賤吏不敢辱娘子

聘財盡以相奉聞其家尙不給盡以囊中貲與之遂獨歸

妻問其故曰無子命也命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婦人

哉妻亦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詔

宋史本傳

鄭清之字德源少從樓昉學能文嘉泰十年登進士第調

峽州教授湖北茶商羣聚暴橫清之白總領何炳曰此輩

精悍宜籍爲兵炳亟下召募之令趨者雲集號曰茶商軍

後多賴其用遷國子學錄丞相史彌遠與清之謀廢濟國

公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教授寧宗崩彌遠入定策詔旨

皆清之所定理宗卽位遷宗正寺丞兼崇政殿說書帝問

外人因罔子庫進絲履有謗議清之言禁中服用頗事新

潔者帝曰故事月進鞵數兩朕非做不易何由致謗清之

奏孝宗繼高宗故儉德易章陛下繼寧考故儉德難著寧
考自奉如寒士衣領重澣革鳥屢補今欲儉德著聞須過
於寧考方可帝嘉納累遷翰林學士兼侍讀升端明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授參知政事彌遠卒清之爲右丞相慨
然以天下爲己任召還眞德秀魏了翁崔與之李稟徐僑
趙汝談尤焞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範徐清叟袁甫
李韶時號小元祐遺逸如劉宰趙蕃皆見旌異是時金雖
亡而入洛之師大潰上疏乞罷不可拜左丞相勾去益力
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封申國公賜御書輔德明
謨之閣賜楮十萬緡爲築室淳祐四年拜少保兼侍讀趣
入見五年拜少傅進少師奉國軍節度使賜第於西湖之

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謂仁祖之仁厚發爲英明故能修明紀綱而無寬弛不振之患孝宗之英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而無矯勵峭刻之習二者相須此仁祖孝宗所以爲盛也六年拜太保力辭請追封高祖洽帝從之蓋異恩也七年拜太傅右丞相中使及門清之方放浪湖山寓僧菴竟夕不歸詰旦內引叩頭辭免帝勉諭有外間所不及知者帝以邊事爲憂詔趙葵以樞使視師陳韓以知樞密院事帥湖廣二人方辭遜清之力主之科降辟置無所畱難葵韓遂往於是戰於泗水渦口木庫皆以捷聞九年拜左丞相每謂天下之財困於養兵兵費困於生券思所以變通之道調戍防邊命樞屬量遠近以便其道塗時緩急

以次其遣發又議移歲調兵屯以戍淮而併軍分頭日以節廩稍爲先移鎮江策勝一軍屯泗水公私便之諸路虧鹽執其事者破家以償清之覈其壘誤者悉蠲之沿江算舟之賦素重清之次第停罷十一年感疾乞罷政拜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齊國公致仕卒帝輟朝三日贈尙書令追封魏郡王諡忠定清之不好立異湯巾常論事侵之及再相巾求去清之曰已欲作君子使誰爲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嘗論列清之乃引之共政趙葵視師年餘乞罷帝未有以處之清之曰非使作相不足以酬勞臣願爲左使葵居右帝訖從之然葵竟不果來清之與彌遠議廢濟王立理宗駁駁至宰輔然端平之間召用正

人清之之力也至再相則年齒衰暮政歸妻子而閒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爲世所少云

宋史本傳

張卽之字溫夫孝伯之子中兩浙轉運司進士舉歷臨安府樓店務軍器監丞司農寺丞知嘉興府未赴以言者罷丐祠主管雲臺觀引年告老特受直秘閣致仕寶祐四年制置使余晦劾閩州守王惟忠下詔獄鍛鍊誣伏坐棄市卽之移書淮東制置使賈似道恤其遺孤又使從孫士倩娶惟忠孤女卽之以能書聞天下金人尤寶其翰墨

宋史文苑

陳德剛曾祖顯由進士官至戶部尙書政和二年言復相蔡京士民失望貶官父伸爲國子祭酒慶元初僞學論起

仲七上章論之爲吏部尙書韓侂胄北伐仲上書切諫出
爲京湖宣撫使遂乞致仕德剛歷官戶部侍郎理宗立遷
工部尙書論濟王之寃忤史彌遠奉祠紹定六年除知福
州入對帝問夾攻蔡州以復讎何如對曰在國家一日不
可忘此舉恐此舉之後方勞聖慮耳

成化志

案陳顯諸人不見於寶慶延祐二志其裔孫極作
續通鑑始詳載之然黃溥閒中今古錄已疑之矣
成化志又稱德剛爲簽書樞密院事則無稽之談
君子所不信也詳見辯證

蔣峴字伯見慶元二年進士歷右諫議大夫端平初除殿
中侍御史兼侍讀都城大火士民多言由濟王之寃峴奏

火乃天災何預故王且劾全大琮劉克莊王邁鼓煽流言
罪議者多以為黨於史氏後嵩之開督府與樞密李宗勉
異議私請劾之峴謂宗勉無罪臺諫耳目官豈受私請嵩
之以書罪狀蔡範袁肅峴言二人皆有用才不可誣復特
疏劾鄭良臣良臣嵩之所舉用者也人始釋然嘗自言勿
欺心勿負主勿求田勿問舍因號四勿居士官至寶章閣

學士

參川續通鑑
及成化志

案成化志以峴為奉化人全祖望謂蔣氏世居湖
上蓋據袁清容所撰將作主簿墓志今依用之

袁甫字廣微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授秘書省正字
入對言今之可懼者大端有五端良者斥諂諛者用杜忠

臣敢諫之門可懼也兵戈旣興餽餉不繼根本一虛則有蕭牆之憂可懼也陛下深居高拱羣臣奉行簿書獨運密謀之意勝而虛心咨訪之意微天下迫切之情無由上聞可懼也外患未弭內患方深而熙熙然無異平時自謂雅量足以鎮浮不知宴安實爲鴆毒可懼也陛下恭儉有餘剛斷不足庸夫儉人苟求富貴而未聞大明黜陟軍帥交結州郡賄賂皆自貴近化之可懼也遷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根不去規模終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脉終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著聞者爲臺諫敢於論駁者爲給舍所以

戢官邪肅朝綱也今日誠體是意以行之豈復有偷安壅蔽者哉遷著作佐郎知徽州請蠲減婺源綢絹萬七千餘匹茶租折帛錢萬五千餘貫月椿錢六千餘貫請照咸平紹興乾道寬恤指揮受納徽絹定每匹十兩請下轉運常平兩司豫蓄常平義倉備荒興修陂塘勸築百梁丁父憂服除知衢州以西安龍游常山三邑積窘預借爲代輸三萬五千緡蠲放四萬七千緡郡有義莊買良田二百畝益之移提舉江東常平適歲旱亟發庫庾之積遣官分行賑濟饑者予粟病者予藥尺籍之單弱者市民之失業者皆曲軫之又請給度牒百道助費遷提點本路刑獄兼提舉盜起常山調他州兵千人屯廣信以爲備行部問民疾苦

薦循良劾姦貪決滯獄勅書院貴溪之南祠先儒陸九淵
歲大旱請於朝得度牒緡錢綾紙以助賑恤前後持節江
東五年所活殆不可數計彗星見詔求直言上疏言皇天
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民衆人民所以愁苦者由貪冒之
風熾願一變上下交征之習爲大公至正之歸帝親政以
直徽猷閣知建寧府兼福建轉運判官閩鹽隸漕司例運
兩綱供費後增至十有二甫奏復舊例郡屯左翼軍本備
峒寇招捕司移之江西甫檄使還營俄寇作唐石卽調之
以行而賊悉平遷秘書少監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於
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有慕漢宣厲精爲
治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文宗果斷

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不識剛德之真所謂真剛者當爲之事必行不當爲者則斷在勿行兼中書舍人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履畝使輸券甫奏避貴虐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追呼迫切破家蕩產悲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戶嘗講罷帝問近事甫奏惟履畝事人心最不悅帝爲惻然史嵩之擢刑部尙書誥命不與書行乃出甫知江州改知婺州不拜嘉熙元年遷中書舍人入見帝問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爲急議和恐誤事嵩之移京湖沿江制置使甫奏嵩之輕脫難信疏畱中不行翼日權吏部侍郎引疾歸遷兵部侍郎兼給事中岳珂以知兵財召甫奏珂總餉二十年焚林竭澤珂竟從外補遷吏部侍郎

兼國子祭酒日召諸生叩其問學理義講習之益權兵部
尙書暫兼吏部尙書卒諡正肅甫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
聖人又從楊簡問學自謂吾觀草木之發生聽禽鳥之和
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云

宋史本傳

陳埴字和仲大父叔平與樓鑰友善埴四歲鑰指槃中銀
杏使屬對埴應聲曰金桃問何所據對以杜詩鸚鵡啄金
桃鑰竦然曰亡友不死矣試江東轉運司試禮部皆第一
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調黃州教授師事楊簡攻苦食淡晝
夜不怠史彌遠當國謂之曰省元魁數千人狀元魁百人
而恩數踰等盍令省元初授堂除教授當自君始埴謝曰
廟堂之議甚盛舉自埴始得無嫌乎徑部注處州教授以

去理宗卽位詔求言塤上封事曰上有憂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汙故爲天下而憂則樂隨之以天下爲樂則憂隨之今日之敝莫大於人心之不合紀綱之不振風俗之不淳國敝人偷而不可救願陛下養之以正勵之以實莅之以明斷之以武塤與郡守高似孫不合去召爲太學錄轉對言天道無親民心難保垂拱仰成盛心也不可因以負有爲之志遵養時晦至德也不可因以失乘時之機帝嘉納之遷太學博士主宗正寺簿都城火塤步往玉牒所盡藏玉牒於石室詔遷官不受應詔言應上天非常之怒者當有非常之舉動歷陳致災之由又與吳潛汪泰亨上

彌遠書乞正馮梈王虎不盡力救火之罪及行知臨安府
林介兩浙轉運使趙汝憚之罰人皆壯之遷太常博士獨
爲袁燮議諡餘皆閣筆因歎曰幽厲雖百世不改諡有美
惡豈諛墓比哉會朱端常子乞諡塤曰端常居臺諫則逐
善類爲藩牧則務刻剝宜得惡諡以戒後來乃諡曰榮愿
議出宰相而下皆肅然改容賈貴妃入內塤又言乞去君
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彌遠召塤
問之曰吾甥殆好名邪塤曰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
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力勾去彌遠卒召
爲樞密院編修官入對言內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廷當嚴
臺諫之選御史王定劾塤出知常州改衢州寇卜日發滌

阮遵江山縣而東墳獲謀者卽遣人致牛酒諭之曰汝不爲良民而爲劫盜不事耒耜而弄甲兵今享汝牛酒冀汝改業否則殺無赦於是自首者日以百數獻器械者重酬之遂以潰散徙福建轉運判官侍御史蔣峴嘗與論中庸不合劾之主管崇道觀踰年遷浙西提點刑獄安吉州俞垓與丞相李宗勉連娼恃勢贖貨墳親按臨之弓手戴福以獲潘丙功爲副尉宗勉倚之爲腹心盜橫貪害墳至福聞風而去貽書宗勉曰墳治福所以報丞相也傳聞實走丞相賢輔弼不宜有此及獲福豫章衆皆欲殺之墳曰若是則刑濫矣乃加墨狗于市以吏部侍郎召及爲國子司業諸生咸相慶以爲得師又言今任用混殺薰蕕同器遂

使賢者恥與同羣諫議大夫金淵見之怒填乞補外知溫州未上以言罷家居自娛於泉石子蒙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吳子良奇之妻以女為太府寺主簿入對極言賈似道為相時國政闕失出為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汙貶建昌軍簿錄其家惟青氈耳德祐初以刑部侍郎召不赴

卒 宋史本傳

范楷字子式嘉定元年進士與袁韶為同年生韶尹臨安楷方謁選吏部年已六十語韶求一近缺以便養尋當告歸韶笑不答密薦於丞相改臨安府教授遷宗正丞歷官至工部尚書在經筵因事啟沃邊疆州郡關乎朝政者知無不言李全據淮安反狀益明時相不能決猶委曲掩護

大臣諫亦不納楷上書曰賊全猖狂恣睢舉朝皆欲殺之
獨丞相隱忍不發昔郭子儀爲中書令考於史傳閒居爲
多今彌遠獨當國柄二十二年所在窺伺危機一發變不
可測遂去位明年除寶謨閣直學士卒於家

成化志

趙與權字悅道嘉定七年進士累遷大理評事轉對言死
囚以取會駁勘動涉歲時類瘐死而干證者多斃逆旅宜
擇憲臣詳覆必情法輕重可閔始許審奏以直寶章閣知
安吉州郡計仰權酷禁網峻密與權首捐以予民設銅鈺
縣門欲愬者擊之寃無不直有富民愬幼子察之非其本
心姑逮其子付獄徐廉之乃二兄強其父析業與權曉以
法開以天理皆欣然感悟又婺媼僅一子亦以不孝告畱

之郡廳日爲饌俾親饋晨昏以禮未周月母子如初二家皆畫像事之喪母朝廷屢起之弗能奪遷宗正少卿兼權戶部侍郎尋兼知臨安府又陳人心本善有感必從或謂厲以威待以術者非知本之論且言朝令夕改非以示作新旁蹊曲徑非以肅紀綱帝爲悚然與權招刺三千人爲忠毅軍又言禁衛虛籍及京口諸郡悉宜募兵統以郡將財先贍軍餘始上供薦文武士四十人遷戶部侍郎兼權兵部尙書論邊事至爲深切以星變火災降一階尋復之遷戶部尙書論楮幣自嘉定以一易二失信天下嘗出內帑收換屢稱提而折閱益甚嘗請兩界並展十年勿議造新責州縣毋以損污抑沮至是遂請不立界限以絕其疑

所以區畫者甚備其後詔宰相徧詢侍從與權又以前說陳之有欲以端平錢當五行使與權謂開禧嘗以二當三何救於楮且曰士大夫不清白奉法恪意扶持雖日易一法無救於楮每言端平以來竄賊吏禁包苴戒奔競戢橫斂而風俗沈痼自若或口仁義而身市井率以欺君爲常肥家爲樂遂臨事乏使而小人得從旁乘閒竊取官爵矣又疏乞獎用恬退質直之士以絕躁競浮靡之習內廷有關於除授者必斥暗室有涉於謗議者必思清心寡欲以革酣歌黷貨之風其機皆自陛下始遷吏部尙書力求歸田會潮汝齧隄執政道帝意畱治之手詔云忠正廉勤無如卿者授端明殿學士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江隄竣事

力旬罷以提舉萬壽觀奉朝請出關遣使趣還會饑民相攜溺死帝仍付臨安府事與權涕泣奉詔亟榜諭曰今申奏振救宜忍死須臾各全性命佇沐聖恩都人相謂毋死與權上則祈哀公朝下則推誠勸分甘雨隨至米商來集流移至者有以濟之力求納祿投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奉朝請與權三爲府尹盡力民事都人稱曰趙佛子久之以舊職知溫州政事必親吏不敢欺以侍讀召辭不許入對言爵祿之濫因及國本事升大學士薦士六十一人史嵩之將復入相而人言不已帝以問與權言嵩之老師費財私暱貪富過立名譽必不宜復用時杜範劉漢弼徐元杰暴死人皆疑嵩之致毒與權請優恤漢弼元杰

家帝從之尋授安德軍節度使闕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
日食應詔言事益切月賜內帑與權辭不取帝書安貧樂
道植節秉忠字賜之建儲未定乃申言之又言人才乏使
賊吏不悛民昔流而南今流而北盜昔伏於遠今伏於近
體認不真賢否無別國將誰與立邪願富一代之儲使小
人無間可投以絕隱伏之禍帝爲改容帝逐二諫臣與權
力爭之賜泰卦詩忠邪辨自是國事皆縷縷言之拜少傅
卒帝震悼輟朝賻贈有加詔有司治葬贈少師追封奉化
郡王諡清敏嘗謂士大夫有貪聲則雖奇才奧學徒以蠹
國害民爾斂之夕金帶猶質錢民家云宋史本傳子孟傳知慶
元府元兵至納降官至集賢學士孟何咸淳七年進士第

通春秋牟應龍銘其墓曰吁嗟先生白首窮經無財而富

無爵而榮

延祐志

陳卓字立道居仁子壯歲登進士第宦意泊如也守江州
寧國有清白名其守寧國也以中書舍人補外道由臨安
丞相史彌遠欲見之卓謝不往丞相益器之由是爲翰苑
官李全叛褫其爵詔書至淮人益自勵太廟災降罪已詔
京師感動皆卓所草也端平二年爲簽書樞密院事未幾
勾祠還里平生不營產業以贊書所酬金築世綸堂人或
戲之曰此真金屋也退居十有六年卒年八十一有六諡清
敏將葬事不能具丞相吳潛聞之貽書制置使以助孫定
孫侍祖父力學孝謹出處進退每怡色以告遂深奇之其

奉諱日哭泣薦祀如平生亦以耆年終

延祐志

趙逢龍字應甫爲學淹博純實登進士第授國子正太學
博士歷知興國信衢衡袁五州提舉廣東湖南福建常平
每至官有司例設供張悉命撤去日具蔬飯坐公署事至
卽面問決遣爲政務寬恕撫諭惻怛一以天理民彝爲言
民是以不忍欺居官自常奉外一介不取民賦有逋負悉
爲代輸尤究心荒政以羨餘爲平糶本遷將作監拜宗正
少卿兼侍講凡道德性命之蘊禮樂刑政之事縷縷爲帝
開陳疏奏甚衆藁悉焚棄年八十有八終於家逢龍家居
講道四方從遊者皆爲鉅公名士丞相葉夢鼎出判慶元
修弟子禮常謂師門廩陋欲市其鄰居充拓之逢龍曰鄰

里粗安一旦驚擾彼雖勉從我能無愧於心逢龍寡嗜欲
不好名歟歷日久泊然不知富貴之味或問何以裕後逢
龍笑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飢寒也

至正續志

王搗字謙父博學耿介非其友不與語爲文深醇善議論
壯歲試詞學科不中輒棄去自誓曰他日必令二子業有
成後登進士第同年余天錫參知政事屬教其子弟歲終
致束修以謝堅不肯受拱立言曰二兒習詞學鄉里無完
書願從公求尺牘往借周益公傳內翰番陽三洪公暨往
昔習詞學者凡二十餘家所藏書余欣然許之後二子果
俱中科爲安吉丞攝令長興捐俸周水灾再攝新城復斥
餘財五萬緡代貧民賦遷國子正將作監主簿通判婺州

御史劉晉之誣衢州掾慮囚受賕刑獄使者不直之命爲
審實搗言誠無是事晉之不敢犯晉之蓋史相黨人也後
攝郡去之日以羨財數十萬畱於官改秘書丞後守徽州
至郡廩無三月儲暨解去粟支一年帛萬匹遷吏部郎中
兼崇政殿說書疏言羣臣遜志之言多逆耳矯拂實未之
見其議剴切深中時病後直秘閣知溫州長子應麟別傳
次子應鳳與兄生同日爲文詞操筆立就佐淮南牋記填
委每入閣口占命吏卽上馬去召爲太常博士將以內制
處之甫入國門卽死所爲詞科文漢郡縣山川風俗記最
詳洽得文體

延祐志

楊珪字君實紹定二年進士調贛州教授廩餼不給捐私

橐以助知饒州德興縣邑居四山之中民多艱食力爲節
用積錢百萬置米千斛貯倉歲歉出之以平市價景定間
入對條陳三策一任正人以黜奸邪二興民利以培治本
三講武備以圖恢復帝稱善將授館職不果出知肇慶府
以不行公田爲御史朱貔孫劾罷去之日民莫不悲泣曾
孫恕字仲和官溫州教授宋亡不食數日赴菱塘而死化成

志

王惟忠字肖尊嘉定十三年進士其爲閩帥也與余晦爲
同里薄其爲人每見之言語間晦深銜之及敗績棄城而
遁晦遂甘心焉旣申乞鑄降又令其黨陳大方丁大全力
攻之必欲寘之死地遂興大獄日輪臺官入寺鞠之評事

鄭疇理丞曾桎則欲引赦貸命旋劾去寶祐二年十月淮
省劄處斬傳首西蜀臨刑謂大方曰吾死當上愬於天七
揮刃不殊血流後二年大方白晝有覩恐甚遂設醮以
謝過未幾暴卒既而余晦患瘰癧繞項墜首死景定元年
以中書舍人常挺言給還首領以禮改葬見宋史張卽之傳及癸辛雜識
王應麟字伯厚撝之子也九歲通六經淳祐元年舉進士
從王埜受學調西安主簿民以年少易視之輸賦後時應
麟白郡守繩以法遂立辨諸校欲爲亂知縣事翁甫倉皇
計不知所出應麟以理論服之初應麟登第言曰今之事
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
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辭科自見假

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添差泐西安撫司幹辦公
事帝御集英殿策士召應麟覆考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
卷寘其首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鏡忠肝如
鐵石臣敢爲得士賀及唱名乃文天祥也遷國子錄進武
學博士疏言陛下閱理多願治久當事勢之艱輿圖蹙於
外患人才乏而民力殫宜強爲善增修德無自沮怠恢宏
士氣下情畢達操綱紀而明委任謹左右而防壅蔽求哲
人以輔後嗣旣對帝問其父名曰爾父以陳善爲忠可謂
繼美丁大全欲致應麟不可得遷太常寺主簿面對言淮
戍方警蜀道孔艱海表上流皆有藩籬唇齒之憂軍功未
集而吝賞民力旣困而重斂非修攘計也陛下勿以宴安

自逸勿以容悅之言自寬帝愀然曰邊事甚可憂應麟言
無事深憂臨事不懼願汲汲預防毋爲壅蔽所欺時大全
諱言邊事於是應麟罷通判台州大全敗召爲太常博士
擢秘書郎彗星見應詔極論執政侍從臺諫之罪積私財
行公田之害又言應天變莫先回人心回人心莫先受直
言箝天下之口沮直臣之氣如應天何時直言者多迂權
臣意故應麟及之度宗卽位攝禮部郎官草百官表舊制
請聽政四表宰臣諭旨增撰三表應麟操筆立就丞相總
護還辭位表三道使者立以俟應麟從容授之丞相驚服
卽授兼禮部郎官兼直學士院俄兼崇政殿說書經筵直
人日雪帝問有何故事應麟以唐李嶠李乂等應制詩對

因奏春雪過多民生飢寒方寸仁愛宜謹感召遷將作監
秘書少監兼侍講上疏論市舶不報會賈似道拜平章事
葉夢鼎江萬里各求去似道亦求去應麟奏孝宗朝闕相
者亦逾年帝亟取以諭之似道聞應麟言大惡之語包恢
曰我去朝士若王伯厚者多矣但此人素著文學名不欲
使天下謂我棄士彼盍思少自貶恢以告應麟笑曰迂相
之患小負君之罪大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冬雷應
麟言十月之雷惟東漢數見命令不專姦袞並進卑踰尊
外陵內之象當清天君謹天命體天德以回天心守成必
法祖宗御治必總威福似道聞之斥逐之意決矣應麟牒
閣門直前奏對謂用人莫先察君子小人方袖疏待班臺

臣亟疏駁之由是二史直前之制遂廢以秘閣修撰主管
崇禧觀起知徽州其父撝嘗守是郡父老皆曰此清白太
守子也擢豪右省租賦民大悅召爲秘書監權中書舍人
兼侍講遷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言國家所恃者大江襄
樊其喉舌朝廷方從容如常時事幾一失豈能自安時朝
臣無以邊事言者似道復謀斥逐適應麟以母憂去及似
道潰師江上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卽引疏陳十事急
征討明政刑厲廉恥通下情求將材練軍實備糧餉舉實
材擇牧守防海道其目也且言圖大患者必畧細故求實
效者必去虛文因請集諸路勤王之師有能率先而至者
宜厚賞以作勇敢之氣并力進戰惟能戰斯可守遷禮部

侍郎兼中書舍人日食應詔論答天戒五事陳備禦十策皆不及用尋轉尙書兼給事中左丞相畱夢炎用徐囊爲御史擢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等應麟繳奏曰囊與夢炎同鄉有私人之嫌萬石粗戾無學南昌失守誤國罪大今方欲引以自助善類爲所搏噬者必攜持而去吳浚貪墨輕躁豈宜用之况夢炎舛令慢諫讜言弗敢告今之賣降者多其任用之士疏再上不報出關俟命再奏曰因危急而紊紀綱以偏見而拂公議臣封駁不行與大臣異論勢不當畱疏入又不報遂東歸詔中使譚純德以翰林學士召力辭後二十年卒

宋史本傳

晚歲自號深寧老人自爲誌銘有

云其仕其止如偃如圖年七十四學者尊之曰深寧先生

延祐志 子昌世字昭甫恩補承務郎未及祿而宋社已墟父

杜門不出朝夕取經史諸書講解論辨昌世甫十歲聽受無倦應麟所著述昌世蒐輯考訂贊助爲多蓄書萬餘卷燬於火露抄雪纂至忘寢食書以復完尤精於易筮占驗

如神

黃潛撰墓志

蔣曉字堯臣初伯父峴欲以恩奏授京官力辭後登淳祐七年進士歷任邑宰有聲入爲將作主簿國亡不仕終日危坐所談皆宋季遺事閱金石刻最多故爲文勁正似之先世多名流往還詩文有三徑聯珠集樓鑰嘗爲之序至曉復爲續集黃潛爲之序

延祐志

史蒙卿字景正彌鞏之孫父冑之湖北提刑兼知常德府

蒙卿年十二入國子學通春秋周官經復兼詞賦祭酒江
萬里甚器之咸淳元年登進士授景陵主簿鄂帥呂文德
引爲幕僚令諭蜀帥溫和解正陽圍溫疑呂猜阻不肯進
蒙卿以微語激之卽日就道歷江陰平江教授宋亡遂不
復仕自號靜清處士爲學淹博著書立言一以朱熹爲主

宋史史彌鞏傳參
用袁桷撰墓誌

陳著字子微德剛之子登寶祐四年進士相國吳潛薦其
才於朝賈似道欲令出已門下使人授意著拒之出爲福
寧令改嵯縣時宗室外戚居嵯者持一縣權前令率被譴
去且布黨隙地剽繫行人役於家造白契占民田宅著至
風裁凜然豪貴斂跡民賴以安在嵯四年得代去民遮道

乞留不得祖帳數十里至於固嶺代者李興宗問著何以
治邑著曰義理明而取與當教化先而賦獄後識大體而
用小心愛細民而公巨室如是而已咸淳八年由通判揚
州改臨安簽判攷滿轉通判擢太學博士後以監察御史
知台州宋亡避兵遷徙流離困頓晚隱居奉化感慨君國
時時見之詩文而氣體雄深詞旨悱惻一洗晚宋之陋著
有本堂集九十五卷別撰歷代統記以淑子弟據本堂集
參用成化

陳允平字君衡卓弟子也德祐時授沿海制置司參議官
祥興元年允平與蘇劉義書期九月以兵船下慶元當內
應爲怨家所訐且言禮部尙書高衡孫等三十餘人皆聯

署時張洪範督師南下遣招討使王世強圍捕同官袁洪

解之得釋

見清容居士集

後以人才徵至北都不受官放還善詩

詞與吳文英翁元龍齊名

見宋詩紀事

袁鏞字天與治春秋有文武才尙氣節中咸淳七年進士第以父憂未卽仕時宋事日蹙宗室趙孟傳以沿海制置使鎮四明將作少監謝昌元亦寓於明故與相友善鏞因倡言曰時不利矣顧公等食君之祿爲國重臣鏞亦忝進士名聞朝廷爲臣死忠此其日也三人者因相結納誓以死殉國德祐二年元兵至鄞遣游騎十八人候於邑之西山資教寺二人謂鏞曰爾第先往我二人卽將兵繼之鏞往遇其騎將首問行在存亡爲之開陳大義具言四方勤

王之師日至恐汝北歸無日北兵聞之疑信猶未決明日
大軍四集趙謝懼乃以兵獻於慈谿之車廐鏞失援因挺
身與接戰自辰至酉力不支爲所擒元將愛其才勸令降
曰不死且富貴不降卽燒戮汝鏞罵曰我爲宋臣死則死
爾終不從汝元將怒命取眊箕穴其中加於鏞頸旁縱火
燎之鬚髮且盡詞氣愈厲復以刃刼之罵益振遂遇害實
是年三月十日也屬清明墓祭鏞家人上塚回舟次鼈山
聞鏞死三子二婦三孫二孫女兒子衡之妻胡與其子婦
二孫併姑之子及妾婢合十七人悉驚悼赴水以死惟仲
子澤民甫六歲亦在溺中僕沈蘭出而藏之黃猛洞土塚
裹青糍黑飯食之比五日兵退始克還守閭妾利其篋笥

復投置大水甕中僕朱脚援出之得免

蔣景高撰傳

林澤字堅叔幼至孝居親喪毀甚會世亂或勸避地澤以祖父墓在青山往守之德祐二年敵騎至青山執之脅令首路大罵不屈死子公輔語及父死難事卽飲泣年四十後委家於弟公弼築青隱山房爲道士守父墓終其身

陳本

集堂

皇甫明子字東生性豪宕每乘小舟載琴尊書籍釣具往來江湖間德祐二年元師入臨安明子乃載其家百口浮

海洋狂賦詩痛哭蹈海死

杜清碧谷音

豐存芳字公茂稷之五世孫官太平州通判元兵至知州孟知縉將以城降存芳力爭不得嘗之知縉遂引元兵害

之家同死者十八人有卒方義匿其八歲兒禮育於民間
曾孫淳甫明洪武中官監察御史

聞志

案元史是時知太平州乃孟之縉也此作知縉蓋
傳寫之譌

元

袁洪字季源韶之孫也七歲通詩書春秋受業濟南王鑄
父似道奇之似道與柄臣賈氏同名遂退屏居洪年十七
以大父恩補官馬光祖守臨安徵爲佐以敏達聞以治劇
才薦佐兩浙轉運潛說友爲轉運使檄督寧國絹十六萬
洪言自嘉熙以來名存實亡當取景定至今年逋潛恐數
夥命他吏卒如所言遷太社令時賈相不樂四明人與同

郡士六十餘人坐廢家居講學不及世務起通判建康慮
囚句容縱僞造楮幣連坐者二百餘人元兵南下帥趙潛
出督兵江上城中大駭夜縱火剽掠出郭去密捕首亂者
數人斬之乃安諸將益桀傲請較射出私帑具賞先發三
矢三中衆大驚服潛遁諸將釋兵歸微服詣行在所宋亡
諸無賴搆陷衣冠陳允平在陷中洪儒服入白曰人情未
安不絕告訐非所以示綏懷也乃釋允平至元十五年入
覲授同知邵武路事改溫州並以疾辭二十七年侍御史
程鉅夫奉旨求江南賢士以洪應詔辭不起迎師友好賓
客喪葬婚嫁不能任者給財無靳疾疾則治藥以拯之人
皆有過者內愧誓伏然必委曲覆護不以罪之大德二年

改處州命下卒

延祐志

陳應麟字天祺淹經貫史人號通儒一日乘馬出有失馬者前認之應麟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逾月應麟有馬數年遂以與之明日馬從別得乃叩頭謝庭下至元間以賢良徵謂使者曰吾祖宗世爲宋臣子孫不忍食元祿固辭不起賜號純德先生

成化志

臧夢解字君舉宋末中進士第至元十三年內附授婺州路軍民人匠提舉未幾例革其所司而瀾東宣慰司舉夢解才可試州郡授海寧知州剛直廉慎門無私謁凡有差役皆當其貧富而吏無所預於是民以戶計者新增七百六十有四田以頃計者新闢四百四十有三桑柘榆柳交

蔭境內而政平訟簡爲諸州縣最淮東按察副使王慶之舉夢解才德兼備宜擢清要御史臺亦抗章薦之屬江陰饑江淞行省委夢解賑之夢解躬至其地人給以米所活四萬五千餘人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苟宗道舉其名上聞除同知桂陽路事擢廣西廉訪副使故事烟瘴之地行部者多不躬至夢解咸遍歷焉按問貪官奸吏置於法者無慮八十餘人又平反邕州黃震被誣贓罪及藤州唐氏婦被誣殺夫罪大德初遷江西廉訪副使臨江路總管李倜附大臣勢控持省憲夢解按其贓罪歷浙東廉訪副使廣東廉訪使以老病致仕夢解博學洽聞爲時名儒而敏於政事操守尤爲介特嘗自號魯山大夫士人稱曰魯山

先生云

元史本傳

袁桷字伯長洪之子爲童子時已著聲部使者舉茂才異等起爲麗澤書院山長大德初閭復程文海王構薦爲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時初建南郊桷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天旣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爲九或爲二作祭天名數議圜邱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圜邱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卽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於古經周官以禋祀爲天其義各有指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於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

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爲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元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多采用之陞應奉翰林文字兼國史院編修官請購求遼金宋三史遺書遷待制拜集賢直學士久之移疾去官後仍以直學士召入集賢改翰林直學士同修國史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桷在詞林朝廷制冊勳臣碑銘多出其手泰定四年卒年六十一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追封陳畱郡公諡文清

元史本傳

袁哀字德平甫之孫年二十宋亡與族人桷私議曰官族久當圯宜爲傳遠計遂各盡晝夜鈎思探索考闕蜀東浙永嘉湖南江西之學合其異同以輯言行詩益溫雅以安

定書院山長授海鹽州教授未拜一夕夢遊南岳署已判

官不旬日而卒

袁楠撰
墓表

程端禮字敬叔學宗朱氏務適於用初爲建平建德兩縣
儒學教諭歷信之稼軒建康之江東兩書院山長文宗在
潛邸遣近侍子弟來學賜以金帛牢醴禮遇甚至累考授
鉛山州學教授鵞湖書院旁有道院一日見驢跑地驅去
復來默卜而發之得十餘石碣刻羣賢像因立堂祀之秩
滿以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總管王元恭禮請爲學者師
嘗謂門弟子曰學問之道具在聖經賢傳真知實踐則存
乎人年七十五病劇進藥却之坐頃頭容稍偏門人告之

復端坐而逝

成化
志

程端學字時叔端禮弟至治三年歐陽元爲浙省試官第二場四靈賦本房得一卷詞意高迥覆考官謂非賦體欲黜之元爭之力且曰其人賦場如此經義必高取觀之則偉然老成筆也及拆號同列龔壩素知姓名謂元曰微先生幾失此佳士明年會試經義策冠場以南士置第二授仙居丞未行改國子助教陞國史院編修官每論撰爲學士虞集所推服中書選考鄉試號稱得人南宋四明學者多宗陸氏惟黃震史蒙卿獨宗朱氏端學與兄端禮師蒙卿盡得朱氏明體適用之指平居方毅剛正舉動必合禮法人以比河南程氏兩夫子云

成化志

孫會叔字友仁與程端禮端學俱以師道自任共講春秋

三傳于湖山間四方來學者衆才德行誼爲鄉人所宗志

聞

鄭芳叔字德仲本范氏子爲後於鄭宋亡遍遊遺老之門博學廣記家貧無書嘗假輿篇秘帙躬自繕寫積數十百卷爲文絕去浮靡之習一根於理兩任郡學訓導敦厚嚴重以道自尊晚著郡學錄未上卒子覺民字以道積學累行承其家傳郡舊有鄉飲酒禮守王元恭與程端禮議復之屬其討論鄰郡咸取以爲法性至孝母嘗患目翳日以舌舐之卽愈後母病瘵至刲股和肉以進父當葬適病瘵甚劇人皆止其臨壙泣曰幸從先人訖大事卽道死無憾返而瘞人以爲孝感爲龍游教諭三月卽棄官歸經畧使徵遺逸署婺州學職後中書奏授處州路教授命下已卒

鄭真四明文獻次子昌世字以文尙氣節不樂仕進隱居教授終

其身間志

王厚孫字叔載應麟之孫少侍大父左右聞見充積由是

熟於職官典故世胄譜牒凡鄉里欲述其先世者多諮問

之袁桷自翰林歸里問所學對曰世之學者涉獵朱子書

自謂得其真傳輒譏乾淳諸老不知諸老與朱子同時博

聞實踐爲朱子所推許今人耳目有所不及乃藉口性理

以自文其寡陋恐漸成虛誕之風桷心折之後桷撰四明

志屬厚孫分撰二考有譏於僉憲苦思丁將毀其板厚孫

自郡守王元恭得不毀元恭因屬成績志十二卷以黃潛

薦爲郡學訓導後改授象山教諭調浦江甫閱月卽解官

歸李國鳳經畧江南以便宜舉用遺逸有司以厚孫名上
李曰此危太樸所深敬者署衢州儒學教授中書復有薦
者除邵武路教授福建分省又陞爲副提舉皆不赴嘗誡
其子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其有同流合汚爲通
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所深惡也晚號遂初老人弟寧
孫字叔遠初治詩後治春秋訂正各傳異同必格其終始
而止其於文章制度尤致意焉未嘗一造場屋僉憲戴東
臯按浙東民安其政適被誣寧孫奮然直之戴復職將薦
剡謝不與通遂不仕而終

榮陽外
史集

徐天錫字禹圭其先奉化人父景山家於鄞天錫與弟天
彝皆刻志好學家貧無書晝鈔夜誦受業汪元春之門兄

弟自相切劘天錫兩中浙江鄉試卒以母老不仕鄉人因其所居稱曰梅江先生天彝字禹疇嘗舉爲慈谿學教諭不赴爲人沉靜無疾言遽色年八十四卒

成化志

從孫本原

亦修隱操

聞志

鄭奕夫字景允清之曾孫幼穎悟動止中矩度潛心性理講學績文嘗教諭慈谿麗水常山三學調徽州紫陽書院山長終浮梁州學教授人稱爲習齋先生

成化志

謝暉字彥實資陽人曾祖昌元爲沿海參議官家於鄞仕元爲禮部尙書暉識見通敏聞武康胡長孺以道學淑後進往受業其門或勸習舉子業答曰學以博通古今資文行耳仕奚所急哉趙孟頫授以書法爲詩文簡淡雋永人

以得其尺牘片楮爲榮暉亦不自秘惜求輒應之有所不可雖貴勢不能動也

成化志

王惟賢字思齊與弟惟義皆以儒名著春秋旨要本朱子直書善惡自見之說不用夏時冠周月以周未嘗改月數孔子初非改周制所書春王正月正用夏時云

成化志

葉恒字敬常泰定初擢第授餘姚州判官鋤奸抑強百廢興舉州東北際海歲被風濤害稼嘗以竹石作土隄以捍率不能久恒乃設方畧發以石長亘二十里民不知勞隄南舊有汝仇余支二湖廢爲廣斥者幾四十年因隄成而湖復瀦水時其啓閉田獲灌漑海潮之患遂絕後遷翰林國史編修官爲安南館伴使餽以金繒珍玩一無所授改

淮安路鹽城尹民多不律恒輒去其尤橫者臺察交薦將
大用而卒民立祠祀之

成化志

薛觀字景荀一字處靜先世聚族千指同居合食者五世
號義門薛氏觀讀書強記至治三年以書經中浙江鄉試
分教常熟遷杭州教授補沅江縣主簿攝令事盜息民安
授丹陽尹致仕

成化志

劉希賢字仲愚少嗜學長從鄉先生薛觀學春秋博習強
記爲文敏疾至順間中浙江鄉試復中春闈授太平路天
門書院山長講論經傳得其指歸調長信州白石書院郡
牧邑長咸就講焉改會稽教授見雅樂敝弛歎曰聖門制
樂所以格神人和上下定民志詎可闕哉乃捐俸率諸生

命工修飭秩滿陞江浙儒學副提舉致仕自號木石子成

志

蔣宗簡字敬之幼敏爽有雋聲程端學歸自江東宗簡以弟子禮謁見畱門下數歲又嘗受經於天台翁伯章日與同邑鄭覺民王厚孫輩以禮義相發明兩爲郡庠訓導諸生多貴以其年少頗易之宗簡於經史聚訟處數言而決執文就正者隨所治爲之潤色頃刻數十篇諸生始帖然服試有司不偶輒棄去舊作取易詩春秋諸家說折衷之或謂宗簡不以盛壯挾所長取祿仕獨用古文自詭何益宗簡笑曰使我理明氣充於決科何有得不得命也文有今古之異耶旣而遇臨川危素於金陵語洽素欲挽之入

鄞縣志

卷十三

人物

罕

都以母老辭乃市所未見書數百帙以歸年三十二卒

化成

志兼采黃潛泉誌

孫元蒙字正甫枝之後也少孤資性穎異鄉先生魯月卿

杜孟傳皆老成重望元蒙握衣請業一見問其家牒喜曰

文獻之傳其在斯乎月卿尤精於毛詩元蒙潛心講貫遂

盡通諸家之說太守阿殷圖聞其名嘗延致郡庠一言少

忤遽引去僉帥董搏霄辟為餘杭縣教諭時浙省兵擾或

勸弗往元蒙曰董公吾知己况教職為世教所係何謝為

既至值兵甲之餘絃誦絕響元蒙日講明忠孝大義聞者

興起在任二考調松江忠清書院山長慨然曰吾何仕哉

得為晚節完人可矣歸隱於家

本鄭子之所撰行狀

胡世佐字伯衡三省之孫父德華娶陳著女世佐從學於
舅氏通五經累舉不第授徽州明經書院山長陞本州教
授值兵亂弗果行慶元府總管阿殷圖知其賢辟爲郡學
五經師至正二十二年授江浙儒學副提舉不赴卒年七
十四文學德行爲時所重云

成化志

袁士元一名寧老字彥章鏞之孫事父母至孝母嘗患疽
發背以口吮之疽尋愈郡守禮致郡庠爲五經師者六載
淮寇陷崑山總戎佛保遣使聘至幕府參謀軍務御史奧
林以茂材異等薦授鄞學教諭調西湖書院山長改鄞山
書院擢平江路儒學教授未上江浙行省薦士元學行宜
居館閣承旨張翥集賢張璠又言於執政授翰林國史院

檢閱官以老不赴隱城西別墅種菊數百本自號菊村學者稱菊村先生父澤民初爲從兄衍後士元知其禮有未安乃言之官復以澤民爲弟而已爲衍後

戴良撰墓誌

文質字學古爲詩喜作李賀體酒酣長歌聲若金石嘗客婁江與崑山盧觀趙天祐衛館盛德瑞范天與六人有司月給廩以贍之嘗與楊維禎夜行有挑梅花燈者維禎命賦一詩立就爲維禎所稱

元詩選

史公珽字搢叟通諸經子史延祐間試高等鄭奕夫以道學文章自任凡有論撰必俟公珽鑒定然後出稿因妻以女遊西州與黃公望柯九思俞鑣輩相倡和尤熟于宋季臺閣故事言之輒亶亶終日廣平李堯民七喪不舉德祐

遺民湯叟老而貧咸竭力粥之自號蓬廬處士子景祖字
行可仕至山西憲副晟祖字名可文詞華膽以明經薦授

鳳陽郡訓導

成化志參
用聞志

顧輝字德潤大父應春父叔川皆名士輝幼承家學十歲
卽善屬文郡博士俞希器欲以神童貢不果旣長肆力經
傳閉門却掃默索精思垂三十年著書名守齋類稿金華

宋濂爲之序

嘉靖
志

張起字起之詩人浪遊江南其佳句云別來越樹長爲客
看盡吳山不是家未幾卒人以爲詩識

輟耕
錄

應本仁字本立素慕范文正爲人建義莊創屋舍五百餘
間割慈溪腴田五百餘畝以濟鄉親貧乏卽其中爲義塾

延名師訓導鄉親子弟供膳服用悉有常制世傳爲應家

館王圻續文
獻通考

陸天祐慕性理之學有志建義塾未就而卒遺命子居敬

思誠置田度居構學一區于東湖之里崇奉朱文公像浙

東帥王本齋命名曰東湖書院建先進祠祀鄉先生陳文

介公而下凡十人延師講學以淑一鄉子弟成化志

倪天淵字震亨家饒而樂施與有負逋者卽焚券不責其

償歲大疫手製藥以施之時江南歲漕白糧由海運達畿

天淵籍占漕役躬自蹈海有舟十艘每運數萬石他舟或

滲漏卽以餘貲代補之至元四年漕舟多沒于風天淵舟

漂高灘上且拜且禱俄而神炬見桅端風回獲濟中臺御

史袁賽因不花狀聞於朝旌之日高年耆德之門

志成化